

www.artist-magazine.com

Since 1975

藝術家

Artist 484 September 2015

台灣近代雕塑十一家
名家傑作畢卡索與地中海
《台灣近代雕塑史》第十六章
《現代中國藝術》第十二章
封面藝術家陳文輝
銀川當代美術館開幕
2015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ISSN 1016-4170 NT\$180



9 771016 417007 09

藥物，只是個引子

立方計劃空間「上則星辰，內則德律—洪子健、陳滢如雙人展」

撰文／蔡家榛·圖版提供／立方計劃空間

如同往常，一轉開立方的門便欲拾著立方空間的樓梯而上，但此回一開門便與一座小金字塔裝置上的霍魯斯之眼直勾勾地對上，霍魯斯之眼，或稱上帝之眼：「是一個自古埃及時代便流傳至今的符號，也是古埃及文化中最令外人印象深刻的符號之一。霍魯斯之眼顧名思義，它是鷹頭神霍魯斯的眼睛，具有神聖的意涵，代表著神明的庇佑與至高無上的君權。古埃及人也相信霍魯斯之眼能在重生復活時發作用。」眼光隨著霍魯斯之眼往一旁挪動，抬眼便見著了往二樓的樓梯間壁面，整齊地貼滿了信

手記下的便條筆記紙張、幾件藥物膠囊與空盒，以及幾張看來有些神祕且令人費解，似乎是出自神祕古籍的圖片；如細覽這些文字與圖象，還能在其中瞧見不少具有祕義的象徵性符號，好比美國醫療系統常用的雙蛇杖符號，不僅是希臘神話使荷米斯（Hermes）的手杖（有一說法是真正的醫療象徵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單蛇杖。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臘神話裡的醫療之神，由來是有一天阿斯克勒庇俄斯遇到了無法醫治的病患，但因得到一隻睿智的蛇指點而順利把病患治癒，於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便把這隻蛇

帶在身邊，為了方便面對面溝通，就讓牠攀附在杖上，因此典故阿斯克勒庇俄斯代表醫療當之無愧。而將荷米斯雙蛇杖做為醫療機構象徵，據說是因為1902年美國陸軍軍醫團採用後，逐漸於北美地區醫療機構採納。）也暗指療癒修復之意（從印度古老祕傳瑜珈的觀點來說，當人體內的拙火——昆達里尼被啟動，左右脈氣將如兩條蛇沿著脊椎交纏而上，啟動人體本身的修復療癒能力）。仰頭抬望樓梯的盡頭，康德的句子同時也是本次展名就橫互在門板正中央，門板上方又貼著「販賣、運輸毒品可處死刑」



「上則星辰，內則德律—洪子健、陳滢如雙人展」展場入口處右。陳滢如、洪子健 藍農牆

的警告牌，情境氛圍極具有救贖之意象。因此藥物固然是本展覽的主角，可藥物終究不過是個引子，它做為治療／療癒的象徵物質促發人思索做為一個存在體，是什麼限制、定義了存在的意義？又為了什麼爭取著存在的價值？而最終又該往何處去？

這個與藥物有關的計畫以康德位於加里寧格勒州的碑文開始：「有兩樣東西，人們愈是恆久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愈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驚奇和敬畏：我頭頂的天空繁星，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洪子健援引康德文句為題，以百年前的鴉片戰爭為材，提出現代性對人之身心的影響與毒害。「鴉片戰爭三論」展開正中央置放著持槍小偶的透明玻璃桌，分據兩端的兩個錄像影像，乃是洪子健親自走訪位於中國廣東省東莞虎門的鴉片戰爭博物館後，從各式書籍、史料、研究資料中擷取中、英兩方的觀點製作，兩個影像分別是中、英兩造對鴉片戰爭完全迥異對立的觀點上述說，中國一味地站在被英國茶毒侵害的受害者立場，英國則全然抱持著拯救中國政治經濟的姿態，兩方相矛盾的說詞已然使人感到些微的頭疼，若再杵久些，頭疼或許會進一步躍升為頭痛欲裂，這全是因為場景聲響所致，這聲響是洪子健模擬吸食鴉片後可能會引發的頭痛、腦神經感到昏脹的生理現象所做的音效。在這般場景音效場裡擬仿了服用此類藥物後，先是生理以至心理思考漸次遭到箝制的狀態；因此洪子健



洪子健 鴉片戰爭三論



洪子健 耶穌·馬維德：墨西哥毒販的守護神

以鴉片戰爭為引，揭示現代化之後個體的身與心便逐步被一再被發明的病徵——藥物控制，以至日漸失去與個體絕對的存在與意志、大宇宙的連結，而成為失去自由、被控制的人偶。

康德在所著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中，認為當一個人論及道德時，一定要先肯定有自由；無自由，道德便不可能。自由與個人的利益無關，唯一的利益是自由行動的理性利益，而自由是脫離感官誘惑的獨立抉擇，也是對義務的接受，再者，康德認為道德行為必須出自義務，才

有道德的價值。由此便可梳理本次展覽中藥物與道德之間的關係，直白來說：服用毒品一類的藥物不是毒害身體這類世俗的倫理問題，而是交出個體自由意志，失去與整體存在連結的道德問題。

「因此我們最好抓住這個身而為人的珍貴機會，並全然而活。」——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TED TALK「意識之戰」

陳滢如的作品則從靈性修煉的方向談藥物的使用與影響，整個的命題可以從展間入口的〈兩種維度的意識轉換〉的圖表談起，



陳澄如 致幻記

以覺醒度的高低與感受的愉苦兩種維度將藥物的作用和影響劃分為四個向度，簡言之，使用藥物的心念是致使藥物發揮何種影響的主因，若僅是抱持著好玩與享樂的心態，斷不可能服用高階藥物走向靈性覺醒的路途上，只可能落入被毒品控制身心的態勢裡。另一方面，藥物的危險不全然只是像吸食K他命般，而是對控制者來說，促使服用者使意識高度覺醒的藥物（如DMT，叫做Dimethyltryptamine是一種自然產生的色胺和迷幻藥物，被發現不僅存在許多植物中，在人體內有微量主要由大腦分泌，然而在人體內的自然功能仍未知）是異常危險的，服用者將可能在幻相之後瞭悉所有存在的本質與本源，明瞭日常幻相之外的真正自由，或許就此將不再受控

制。展覽現場播放的葛瑞姆·漢卡克於TED演說的影片「意識之戰」，遭TED列為不適影片下架刪除，影片中講者提及他服用死藤水——這一薩滿巫師用於治療的「致幻劑」藥物——後意識上的絕地大反攻般的轉變，下架禁播的動作極具大他者「控制」的徵候。另一部影片則從薩滿——這一具有靈性轉換意識的媒介個體——的角度，談DMT這類致幻藥物真正的作用與啟示，總結他的話語也與葛瑞姆·漢卡克的演說結語如出一轍：「……亞馬遜薩滿也在造訪全世界，冒著危險供給死藤水去推動意識的轉變，死藤蔓的訊息就是宇宙的訊息：是關於地球上神聖的、迷人陶醉的、無窮的可貴生命，物質與靈性世界是相依存的。……死藤蔓並不孤單，它屬於廣大古老系統

的一環，專注地、小心地、負責地轉換我們的意識狀態……提醒我們，即便浸濡在物質世界，我們在地球上就是一個靈性之旅，一個靈魂演化之旅，一個回到原點，是什麼讓我們成為人類的旅程。」

此外，陳澄如的作品中最使人懾服的一點是大量蒐羅並研讀相關資料的研究過程，滿桌滿牆的文字與圖片之裝置，排列方式或許有其視覺考量，但這些皆非裝飾性的物件，是陳澄如研究後的筆記呈現，換言之，展間呈現的是一套研究思考的路徑，或者說腦袋思緒運轉的具體呈現，如此的創作途徑實是在閱讀展覽作品的命題與視覺呈現之外，另一個值得深思探究的面向。●